

君子协定

Gentleman's Agreement

[美] 谢尔顿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君子协定

JUNZITHE DING

[美] 谢尔顿 著

I712.45/XED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子协定/ (美) 谢尔顿著; 夏瑶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1辑)

ISBN 7-80179-459-1

I. 君... II. ①谢... ②夏...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15 号

君子协定

译者: 夏瑶

责任编辑: 子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88

字数: 7275 千字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59-1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 子

一年一度，繁忙的纽约人总能按时收到一份共同的礼物——紧跟在冬天后面的三两个可爱的艳阳天。一旦阳光不再是冬日那种无力的惨白，而是换做一副温暖的面孔，俯视着地面上那些林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时，人们便意识到春天已经来临了。

换下沉重的冬衣，浑身上下便有一股说不出的轻松，每个人都懒得呆在终日缺乏阳光的家里，纷纷走到户外，这儿坐一下，那儿瞧一瞧，再听一听久违的小鸟的啁啾，封闭了整个冬季的心灵便被一种熟悉的新鲜感充斥了。春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阳光一样照在每张善良的笑脸上，不论大人、小孩，贫穷者，还是富贵者，每个人都开始在心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努力透过高耸的大厦间狭窄的缝隙，人们翘首对着温暖的阳光，展胸深吸着春草的芬芳，醉人的空气，脚步也因和着春天的旋律，变得轻快起来。晨曦笼罩下，古老的城市在拥挤中呈现出春天特有的活力。

太阳露出了平和的面孔，轻巧、洁白的云儿在晴空里悠闲地飘着，半天才移动一点儿，而人间却总是显得比天上忙碌得多。除了那些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永远有着石头般的静默，其他的一切便都是活动的了：有形的，无形的，都一起钻了出来。各色的车辆、行人汇作无数缤纷的河流，绕在静止的建筑物周围作无休止的循环运动。无数往返的点占据了狭窄的地面，而车轮的轰隆隆声和市井的哒哒声又不失时机地塞满了除地面之外的所有空间。

在通往洛克菲勒广场的第五街上，建筑物巨大的阴影遮住了窄窄的街道，偶尔从楼群的缝隙中射下几束金色的光线，晃在蚂蚁般沿街蠕行的人们身上，就像顽皮的孩童在逗引家门口过路的行人，可却丝毫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许，忙碌、刻板的生活方式已使得人们不太熟悉孩童时代的心情了。

闪过杂乱的人流，着装整齐、得体的菲利普·格林和他十岁的儿子汤米匆匆挤出第五街来到了洛克菲勒广场。与刚才拥挤的街道相比，这儿显得清静了许多，三三两两的人们悠闲地走在宽阔的广场上，路边随意安放的长椅上有人在轻声交谈，成群的鸽子咕咕叫着，在人们周围飞飞停停，寻找着地上的食物，一点儿也不怕人。走到这儿，父子俩稍微放松了一下，脚步也渐渐慢了下来。

菲利普·格林原是加利福尼亚州一个报社的记者，他大学毕业之后便一直在那儿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出色，而且有种年轻人所特有的敬业精神，因此不久便在当地报界小有名气了。就在三天前，纽约广播城史密斯周报社大名鼎鼎的总编辑约翰·米尼非先生，一个做事果敢的老头儿，千方百计地将他调到自己的报社里来，并且在繁华的大曼哈顿区为他全家租了一所舒适的房子。米尼非之所以肯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将菲尔调过来，就是因为看中了他的才华。以米尼非大半辈子编辑生涯练就的敏锐眼光，目前他手下的一项特殊任务正需要菲尔这样的记者来完成。现在，菲尔刚刚安顿好住处，还来不及带着好奇的汤米四处转转，便决定要去见米尼非先生了。

汤米拉着菲尔的手大踏步地朝前走，他们不时抬头望一下空旷的天空以及悠闲的白云。菲尔开始低头考虑自己以后的工作，而汤

米则晃着他那满是卷毛的小脑袋，瞪大了眼睛好奇地、兴致勃勃地看着周围的高楼和人群，这些陌生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和刺激。看得出来，他对刚到的这个地方很满意，至少比加利福尼亚的老家强，只是不能与好朋友臭蛋杰克和老虎本恩在一块儿玩玻璃球了，但这惟一的遗憾不久便被另一些新鲜事物代替。况且，在搬家前，菲尔曾告诉他，他还会拥有一些新朋友的，汤米自己也确信这一点，于是他就对未来的一切都充满了信心。

也许是受了儿子的感染，菲尔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和兴奋，他暂时放下心中的事情，和儿子一样四处瞧着。他们一会儿引颈仰视那些高耸的摩天大厦，一会儿又低头望望对过形形色色的人群，望着周围繁华街道上装饰得金碧辉煌的橱窗，那里有汤米最喜欢的足球及赛车模型，如果不是时间紧急，他真想停下来去看一看。

汤米越看越发现更多新奇古怪的事物，最后他意犹未尽地停下来缓了口气。菲尔看了他一眼，便将他拉到一旁的小石凳处，自己坐了下来。汤米站在他边上，兴奋地拢住双手，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些东西。菲尔看着心满意足的儿子，不禁微笑了。

汤米搓着手，不知该从什么说起，只是兴奋地嘟囔道：“天气真好！只是有点热，我喜欢这样的天气，爸爸。”

菲尔笑着耸耸肩，抬头望了一下湛蓝的天空，没有说话。

“我们是不是一直要住在这儿，爸爸？”汤米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你想吗？”菲尔没有直接回答。

“当然。我喜欢这个地方，”汤米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为什么我们老住在加利福尼亚呢？我对那儿都有点儿厌烦了。”

“唔，我生在那儿，又在那儿结婚，于是就一直在那儿住下去了。”菲尔耐心、温和地跟儿子解释道。

“妈妈跟你一起到纽约来过吗？”汤米瞪大眼睛，一脸的疑惑。

菲尔顿了一下，自从汤米的妈妈去世之后，他一直都在尽力回避在汤米面前提到她，可这次，他必须得做出回答，无法回避。

“没有。有一次我自己到这儿来过三天，可是她没跟我一起来。”

“你想妈妈会喜欢这地方吗？”

“嗯，我想她会……”菲尔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心底里涌起莫名其妙的忧伤，他怜爱地瞅着汤米：“你还在想她么，汤米？”

“有那么点儿，”汤米轻声说，“不是老在想，只不过是有的时候

想。她死的时候我多大了，爸爸？”

“四岁，”菲尔轻轻叹了口气，“很久了。”

“你再也不结婚了吗？”

“也许，”菲尔没料到汤米竟然对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反问道，“你要我结婚吗？”

“我不在乎，就这样，在我看还可以。”汤米歪着小脑袋笑了一下，“可奶奶说你在家里越来越难对付了。”

菲尔也禁不住笑了，儿子的坦白让他觉得可爱：“哦，她这么说，她这么说了吗？奶奶还抱怨些什么？”

没奶奶在身边，汤米决心要与父亲站在一起了，他哈哈大笑着说：“她说你太挑挑拣拣了。”

菲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汤米问他：“我们现在去哪儿？”这话提醒了他，他站起来，又拉着汤米大步朝前走去。这时，路边有一位年轻的妈妈正在逗引童车里娇小的婴儿，她被他们刚才的谈话所吸引，这会儿又好奇地目视他们离去。

洛克菲勒广场真大！汤米、菲尔都在心中不住地赞叹，他们穿过许多美丽的小型花坛，最终来到广场的尽头，在那儿树立着一座青铜大雕像，旁边还有一座水花四溅的喷泉，映出五彩斑斓的彩虹。雕像刻的是希腊神话中的顶天巨神阿特拉斯，有六米之高，气势很雄伟。雕塑家的技艺很精湛，阿特拉斯浑身强健的肌肉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微低着坚毅的头，双臂在后面用力托起一个立体的大圆球，通体呈现出无穷的巨大力量，在春日的阳光下发出耀眼凝重的光芒，与喷泉相比，阿特拉斯的雕像更能吸引汤米的兴趣。他拉着菲尔径直来到雕像下面，睁大眼睛，兴奋地抬头望着雕像。

“嘿，爸爸，瞧瞧那个！（指着雕像），这算是干什么？”

“那是座阿特拉斯雕像，汤米，他肩上扛着整个世界。”菲尔饶有兴趣地解释着。

“真的吗？”汤米感到非常可笑，“奶奶正是这么说你的。她希望你让世界安静一会儿。”说完，他调皮地望着菲尔。

“看来我得揍奶奶一顿，”菲尔抬手看看表，“嘿，我们晚了！奶奶倒要揍我们了，走吧。”

菲尔拉着一一直在瞧雕像的汤米，急匆匆地离去，不一会儿便消失在杂乱的人群中了。

此时，汤米的奶奶格林太太正站在全国广播公司大厦前，肩上挎

着一只小巧的灰色坤包，高高的个子，银灰色的套裙显得非常得体，多年的寡居生活已养成了她坚毅、自信的性格，她平时对菲尔和汤米要求严格又不乏母亲的温柔与慈祥。在她近处有个招牌上写着：广播旅游城。这是纽约市中心一座综合性的大楼，里面设有商场、餐厅、展览馆及各种休闲娱乐设施。因此，来此游玩购物的人络绎不绝，格林太太就是约定在此来接汤米的。从她那铁青的面孔及不时抬腕看表的动作上，可以看出她已经等了很久了，但除此之外，她没有任何焦急的表示，只是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保持着老年人特有的风度。

估计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她沿街望去，端详着那些匆匆走过的人的脸，这时，她看到菲尔和汤米匆匆向她跑来，她不禁笑了笑，连忙又果断地闭紧双唇，不露声色地看着他们狼狈地往前赶，直到他们和她比肩时才趾高气扬地开口说话：“谢谢你们，多谢你们。我就是爱等人，不是吗？我一直在说，再也没有比站在街角的风口上等爱迟到的人更有意思的事儿了，”说到这儿，她稍停了一会儿，正色道，“你们这些人总是怎么说来着？”

菲尔丝毫不在乎母亲的讽刺挖苦，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背起双手，正视着母亲的眼睛：“我们来晚了，妈妈。因为我扛着地球走来走去，它有点沉，叫人走不太快。”

“那就轻轻把它放下来，亲爱的，”格林太太机智地回答，“给我一些钱，我得给汤米买双旅游鞋了。”说着转身将一大盒巧克力递给一旁看热闹的汤米，“我还要谢谢你，汤米，以后请闭住你那张大嘴。”

汤米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

菲尔掏出钱包，往外数钱：“需要多少钱？”

汤米转到奶奶身后大声说：“爸爸，你最好只给十块钱。”

菲尔将钱递给母亲：“母亲节来到的时候，你可别让我忘了，妈妈。我已经预备好了一把百里挑一的漂亮切肉刀……票子在这儿。祝我一帆风顺吧，妈妈。现在我得到杂志社去了。”

格林太太慈爱地吻着他：“一帆风顺，菲尔。我希望要你写的是你喜欢写的东西，而且这次用不着出远门。”

“准是在这里就地取材的东西，不然米尼非也不会费那么大劲儿给我们弄这房子了。”菲尔边说边往后退，他得抓紧时间了。

汤米却从后面追过来，疑惑地问：“总是由米尼非先生告诉你写什么吗？你自己从来没想出来过要写些什么吗？”

菲尔被儿子问愣了，他笑了笑：“唔，我偶尔也自己想一想。你们好好玩吧。”他看看表，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晚了。”

菲尔挥挥手，匆匆离开了，格林太太和汤米亲切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到消失在人群中不见了，格林太太才拉着汤米转过身来，问旁边咨询处的女服务员：“买童鞋在哪儿？”

女服务员热情地答道：“四层。”说完又去接待别的顾客，格林太太便拉着汤米走进楼里面去了。

离开母亲和儿子的菲尔直奔杂志社而去，不时注意躲过周围的行人及车辆。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广播城中央史密斯周报社气派的门前，菲尔停下来问门口一位着装整齐的男侍者：“请问米尼非先生的办公室在哪儿，我和他有个约会。”

侍者彬彬有礼地指指楼内：“六层接待室，先生。请您上楼。”

菲尔同许多人随着自动转门进入周报社的大厅，他摘下礼帽拎在手中，立刻便被周围华丽的装潢吸引住了。史密斯周报社的办公室布置得与一家每周读者达五百万的杂志相称，具有一种粗放的豪华。宽敞的大厅里到处铺满了厚厚的地毯，花样复杂考究，很具东方特色，踩上去软软的，感觉舒服极了。周围墙上镶嵌着精致的松木嵌板，在豪华吊灯的映照下反射出淡黄色的光芒。天花板是米色的，淡雅、温和，衬得巨大的水晶吊灯更加晶莹剔透，大厅里着装统一的侍者有序地帮顾客在解决各种问题，穿梭于各处。柜台内数量得体、发式考究的秘书和接待员则训练有素地站在那儿，彬彬有礼地等待客人的咨询，她们都非常漂亮，发型光溜得宛如凝结在肉冻里一样，一丝不乱，整整齐齐地笼在脑后。整个报社各方面工作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菲尔满意地收回眼光，走到左首接待处，那里正有一位绅士在同服务小姐交谈。

“对不起，我们这儿没有。”小姐在耐心地向他解释。

可那位绅士执意坚持要找某个人。看到菲尔走过来，服务小姐便安慰道：“您可以先到外面的接待室等一下，我找到那个人便立刻通知您，好吗？”好不容易将那人打发走，她转过头，微笑着瞅着菲尔。

菲尔走上前来，服务小姐和悦但颇有派头地嗯了一声。

“我和米尼非先生有个约会，请你帮我通知一下。”

小姐边拨电话边问：“请告诉我您的名字。”

“舒勒尔·格林。”

这时一位高个子绅士手中拿着证件问房间号，服务小姐空出一只手来指着：“右首第二个门。”

菲尔站在一边静静等着，不一会儿，电话通了，服务小姐对着话筒说道：“舒勒尔·格林要见米尼非先生……是。”

她挂断了电话，回头对菲尔说：“米尼非先生在等您。”接着，她随手抓过柜台上的一张小卡片，在上面飞快地写了几句简短的话，交给正走过来的另一位接待员，“施安娜，带他去见米尼非先生。”

施安娜接过卡片看了一眼：“请跟我来，格林先生。”

菲尔跟着施安娜向电梯走去，留下服务小姐继续去接待她的下一位顾客。

电梯到达六层后，菲尔与施安娜沿走廊往里走，与楼下大厅里的舒适豪华相比较，这里的工作气氛要浓得多，走廊又窄又长，左边有许多房门，上面分别挂着“摄影部”、“广告部”、“编辑部”、“研究部”等。耳边是轻微的打字机的哒哒声，走廊右边则布置了一个小巧的室内花园，里面摆放着各种奇异的热带花卉，红花绿叶，使得室内充满一片生机，里面还放置了一尊维纳斯的大理石雕像，半遮半掩在宽大的芭蕉叶子下，整个花园布置得优雅而富有活力，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设计者连假山石上的青苔也处理得非常逼真，吸引了走廊上的几位行人。

菲尔没时间去欣赏这个小巧的花园，紧跟着施安娜走到走廊的拐角处停下，门上的牌子上写着：“总编辑：约翰·米尼非。”施安娜替他打开门，菲尔便拎着帽子走了进去。

米尼非的办公室分内外两部，外部是供秘书使用的，内间才是他的私人办公室。外间进门处并列放了两张办公桌，前后有两个秘书正在处理文件。施安娜将便条交给其中的一位女秘书，便走出去了。女秘书对傻站着的菲尔友好地说：“米尼非先生一会就来，请您先坐一会儿。”

等菲尔刚刚落座，女秘书便热情地随手递给他一份《史密斯周报》：“您看过最近一期吗？”

菲尔接过杂志，说了声谢谢。这时另一位女秘书回过头来神秘地瞅着他。菲尔感到诧异，也不禁扭头看她一眼。女秘书只好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了。

这时，通话机响了，是米尼非的声音，女秘书告诉菲尔米尼非这就要来了。很快，通往米尼非私人办公室的那扇门从里面打开了，米

尼非先生手拿一个宽边玳瑁眼镜和几张文件走进来，以他那种热情奔放，先声夺人的方式向菲尔伸出手来，菲尔赶紧站起来向这位大名鼎鼎的总编辑致意。

米尼非握着菲尔的手大声地说：“请进，请进，你来了我真高兴。格林，你来了我真高兴。”寒暄之余，他顺手将文件交给女秘书，“你帮我处理一下。”说完便拉着菲尔的手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秘书随后就给他们俩关上了房门，她们都已有了经验，遇到此种情况，一两个小时之内老板的门是不会再开的。

米尼非的办公室比外间要稍小一些，但由于后面开了一个大落地窗，光线很充足，显得整个屋子都很明静，窗子正面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上面胡乱地堆满了一些稿件，办公桌的右斜方是一座高高的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全市几家著名报社的杂志及报刊，书架与桌子之间则随意摆放着几把样式考究的红木椅子。

米尼非示意菲尔坐下来，菲尔绕过桌子，将帽子扔在一边，坐在一把椅子上，轻轻松了一口气。米尼非在他斜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继续与他寒暄。

“熟悉周围环境了吗？”

菲尔微微一笑：“差不多了。”

“好！你母亲跟小家伙喜欢纽约吗？”

“很喜欢，也喜欢那套房子，谢谢。”菲尔的谢意非常诚恳。

米尼非像小孩一样兴奋地夸耀着：“我交了点好运。这大概是大曼哈顿剩下的最后一套房子了。认识了些这里的人吗？”

菲尔有些脸红了：“还没有，我在这方面总是很迟钝的。”

“说改就改。今天晚上到我家里来，如何？我们几个客人，三两个姑娘和熟人。”米尼非知道，现在菲尔仍是孤零零一个人。

“谢谢，下次再说吧。”

“胡说，下次就不请你了。”米尼非有时固执得非常可爱，他将一张纸推给菲尔：“这是我的地址。”

米尼非一副不容商量的神气，然后按下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机开关：“我不叫你就别来打扰我，米勒小姐，不管有什么事。再就是告诉米尼非太太，格林先生来吃晚饭。”

说完后他松了一口气，像是办完了一件要紧的事，他将开关扳回去，顺手从桌上一方精致的恒湿雪茄烟盒里取出雪茄来，递给菲尔一支，又绕出去，走到书架旁边，回过头得意地说：“现在，把你自已安顿

得舒舒服服的，因为我要与你谈上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

等菲尔从米尼非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已是下午一点钟了，米尼非先生将午餐叫到了办公室里，他们边吃边谈，很惬意。菲尔也弄清了他的写作任务是写一篇反映排犹主义的文章。菲尔知道排犹主义历来是大多数上流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民族偏见，近几年来好像愈来愈严重了，随着生活中排犹主义范围的扩大，反映、批判排犹主义的文章也随处可见，到处都有一些所谓的记者、有志之士发表的反映排犹主义的文章，但却从来没有引起公众的过多的关注，而他们所罗列的那些不可改变的事实及确切庞大的数字统计，却恰恰更坚定了某些人的排犹主义思想，好像排犹已是自然的事情了，菲尔虽对犹太人有着自己的看法，但他并不愿加入到他自认为无谓的呐喊中去。但由于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米尼非一个人兴冲冲地喋喋不休，菲尔没能插进去多少，到最后他对这项任务也未置可否，只得暂时应了下来。

晚上，纽约的街头收起了白日的喧嚣，静静笼罩在昏黄的路灯下。街上已经少了行人，只是车辆还有不少，悄无声息地滑过朦胧的街头。在不远处，七十号街上的米尼非住宅前面，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减慢速度，缓缓沿路边停下来。很快，车门打开了，衣冠楚楚的菲尔从车里钻出来，付过钱后，他整了整新换的领带，早已等候在门口的男侍者便很有礼貌地将他领进了门。

门厅里面正在举行一场小型家庭聚会，人数不是很多，都是彼此熟悉的亲戚朋友，靠墙的长条餐桌上准备了一些点心、香槟酒和威士忌，米尼非领着菲尔与大家依次见了面，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职业，大家都很随便地打着招呼，菲尔并不感到有任何拘束。

他们俩边说边往起居室走去，这时，屋子里迎出来一位高个子妇人，一身黑色长裙，衬托得她既高雅又稳重，米尼非赶紧走过去为他们介绍：“杰西，这是我刚才谈到的舒勒尔·格林。这是我妻子。”

菲尔礼貌地对她微笑了一下。米尼非太太显然不满意丈夫的介绍：“别再嘟囔个没完了，约翰！我知道格林先生。我读过他写的一切，你就是爱说个没完。”说着她亲切地拉着菲尔往里走，在他们前面的沙发上坐着一位穿白色衣裙的年轻女士，旁边还坐着一位男士，他们正谈得热闹，根本没有注意到菲尔的到来。

米尼非太太走过来指着那位女士说：“凯西，这是格林先生。”转而又对着菲尔：“这是我侄女，雷塞小姐。这是比尔·雷塞。”

这时，凯西旁边的那位男士赶忙站起来冲菲尔点点头算作招呼，米尼非过来问凯西是否需要点酒，凯西答应要点香槟，米尼非便转身去门厅里准备。此时，雷塞也趁机客气地与凯西道别，紧跟着走出去了，只剩下菲尔一个人局促地在凯西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双手扶在膝上，帽子紧紧放在身边的某个地方，一动也不动。

凯西并不觉得什么，她瞅着菲尔说：“我没读过一切，格林先生，可是我读过的是——（她把拇指和食指对在一起，凑成一个圆圈——OK的手势）。 ”

“谢谢，”菲尔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得搭讪着。

这时，米尼非转回来叫妻子去接待客人，像是故意说给菲尔听似地对妻子唠叨：“最好现在就把它讲清楚，杰西，不然他永远也弄不明白。格林，凯西跟比尔已经离婚好几年了，可是她还是自称雷塞小姐，这就把所有的人都搞糊涂了。都非常友好，非常文明，非常愚蠢。不过，都喜欢你写的东西。”

凯西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米尼非一眼，他们夫妻俩便哈哈笑着走了。

在一旁不作声的菲尔往前挪了挪，俯下身子看着受窘的凯西。“你真美。”话语里还不免带着一丝羞涩。

刚被人揭了短的凯西受到菲尔的恭维，微微抬了抬头，扬扬细长的眉毛，她确实很美，亮亮的眼睛，小巧的嘴唇配合得恰到好处。

菲尔还在说，又像是自言自语：“简直优雅极了。”

凯西被他的痴相逗笑了，她心不在焉地闭了下眼睛：“我更希望知道你在写什么，格林先生。”

菲尔猛地收回身子，压根儿没料到她会问他这个，他的脸上显得极为不自在：“当然可以。不过我目前什么也没写。”

凯西毫不放过：“具体点？”

在凯西幸灾乐祸地注视下，菲尔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尴尬极了，他晃了晃身子，借机掩饰自己的窘迫，吞吞吐吐地说：“我现在……我现在打算写……”

正当菲尔不知说什么时，后面突然有人替他解围道：“我来替他说！”他俩惊得一起抬头，原来是米尼非端着两杯酒走过来了。

菲尔暗地里大大松了一口气，赶忙站起来，接过米尼非递过来的一只酒杯，感激地说了声：“谢谢。”

米尼非又将另一杯送给凯西：“我现在约他写一组关于排犹主义

的文章。把这事彻底揭开。我想这么做已经有些时候了。”

凯西咧嘴冲他一笑：“不给我记上一份功劳吗？”

米尼非生气地说：“你，凭什么？”

“你记不记得还在……哦，圣诞节前后，说起那个犹太教师辞职的事，我的态度是怎样的？”凯西感到米尼非对自己太不公平了。

米尼非想了想：“哦，真的！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起过，可是记不起是谁。我总是不知不觉地在剽窃别人的想法，菲尔。”

凯西对他的倚老卖老不满，说话越来越尖刻：“要不然你的杂志怎能保持独创性呢！”大家都笑了，等米尼非走了之后，菲尔紧挨在凯西左边坐下来，他瞅着凯西，想不到提出写这组文章的竟是她！他自言自语道：“真怪，是你提出写这组文章的。”

凯西耸耸眉毛，连看都不看菲尔一眼：“怎么了，奇怪吗？”

菲尔盯了会儿凯西，尴尬地咳了一声，低头看着自己的杯子：“因为各种原因。”

凯西收回目光，玩弄着手中的酒杯，声音严肃、沉重地说：“你太急于判断人了，格林先生。至少是对姑娘们，我看得出你坐下来的时候就下了判断。”

菲尔无话可说，只得揶揄着换了一个话题：“你父母好吗？”

像是从一种压抑中得到了解脱一样，凯西的语调也轻松起来：“哦，我父母挺好呢，父亲是名政府官员，母亲是位家庭妇女，有点儿守旧，你知道我离过婚。我经管着一个幼儿园，在那里我被称为雷塞小姐。”她停了一下，又盯着菲尔调皮地问，“还有什么要问的，我尽可能回答。”

被如此抢白一番，菲尔简直无地自容，他低下头，笑着承认：“好了，我输了。”

听到他认输的声音，凯西也笑了：“对不起，开个玩笑。”

菲尔突然不经意地，好像随便问了一下：“米尼菲说你已经离婚了？”

凯西垂下眼睛，好像思索了一会儿，轻声说：“是的，已经离婚了。”她抬起头，“我现在的名字是雷塞小姐。”她继续把玩着那只酒杯，脸上重又呈现出原先那种无所谓的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也不会对她产生影响。

菲尔没有说话，他紧紧盯着面前这位高傲的女士，想从她的脸上去捕捉那些被竭力掩饰着的心灵痕迹，他无法了解她，但正是从这种

掩饰上，他又分明感到了一种女人本能的自卫。

正当他们两个僵持着，陷入无言的沉默的时候，因招呼客人忙得一塌糊涂的米尼非从隔壁探出脑袋来，冲他们大喊：“晚饭好了！”凯西心底里庆幸晚饭来的是时候，否则她和菲尔不知会陷入怎样的尴尬呢！她笑着对菲尔说：“吃晚饭吧。”于是，菲尔便站起来同她一起走进餐厅，可心里却总也忘不了凯西刚才说那番话的神态。

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米尼非太太与仆人去收拾餐桌上吃剩的东西，大家便都站起来，走到起居室里暂时休息一下。这时，大部分客人都已经离去，只剩下米尼非夫妇、比尔、凯西和菲尔以及一两位邻居。

离睡觉还早，为了打发时间，有的客人便自发地去打桥牌消遣，米尼非是个桥牌迷，见状不免手痒，就拿出一副牌，问周围的人谁愿意试一下。

凯西正站在嵌于墙壁内的小酒柜前悠闲地喝咖啡，这时，她转过头对米尼非说：“我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弱点呢？”

米尼非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姑娘们无权说话，再说，你也并不见得比我强。”

“怎么样，来一把吗，菲尔？”米尼非转身拿着牌朝菲尔走去。

“不，谢谢，我认为桥牌太费脑筋了，我太在乎输赢。”菲尔微笑着摇摇头，就走到酒柜边去和凯西说话了。

米尼非失望地叹了口气。

比尔笑着走过来，伸出手说：“米尼非先生，我可以与您讨教几盘，如果您愿意的话。”

“太好了，比尔，坐过来。”米尼非赶紧把他拉到另一个牌桌前坐下来，几下就把牌摆好了。

菲尔与凯西靠在酒柜上，看着米尼非兴奋的样子都乐了。

“菲尔，你这么晚回家没事吗？”

“妈妈从不干涉我的私人生活，汤米早就睡觉了，晚上的时间属于我自己，怎么，怕我回家挨骂？”

“噢，不，不是那意思。”凯西尴尬地摇摇头，“菲尔，你一个人生活是不是很久了？”

“很久了，六年之前她便死了，汤米才四岁。”

凯西轻轻啜了一口咖啡，沉思了一会儿：“对不起，菲尔，也许我

不该问你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久还不结婚呢？”

菲尔笑了：“凯西，你怎么和我儿子汤米问的一样？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自己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我和汤米能应付得了，再说，母亲帮了我很大的忙。”

凯西点点头不再说话了，只听得旁边米尼非焦急的嘟囔声，不是嫌杰西端给他的水太烫了，就是嫌仆人的走动干扰了他的思路，最后，他索性叫人将身旁一座嘀嗒作响的大座钟给挪走了才算了事。

凯西朝微笑不语的菲尔努努嘴说：“估计情况不妙，等着吧，用不了多久他就得败得一塌糊涂，比尔可不是一般的桥牌迷，老家伙算是碰上了，活该现眼。”

一提到比尔，菲尔总感到一丝隐约的别扭，特别是凯西不经意中对他的称赞更使菲尔感觉不快，他含糊不清地嗯了一声，将柜台上的咖啡端过来，颇有兴趣地看着打牌的那两位。

这时，米尼非已是满头大汗了，他不停地用手帕擦着光秃秃的脑门，两眼却一直瞅着手中的牌，生怕有哪一步走错了。而比尔则不慌不忙地瞅着手忙脚乱的米尼非，时而回过头来对着菲尔他们会心地一笑。

果不出所料，没多久米尼非便彻底摊牌了，他无可奈何地站起来，将手中的牌扔到桌子上吼道：“我给打垮了！而且是三盘！下次你来，比尔，我要挂上个标语牌：“谨防牌精”。”

比尔则冲着菲尔和凯西摊开两手，摇摇头，低声对菲尔说：“我本想让他赢一次的，但不料没能成功。”

凯西瞅了一眼米尼非，微微一笑，然后转身对菲尔耳语道：“他玩纸牌是常败冠军。”

菲尔禁不住哈哈大笑，米尼非听到后便走过来。他对凯西开玩笑说：“你跟他离婚，真是个大傻瓜，凯西。要是我继续跟他玩下去，他就会把整个杂志社赢过去。”见凯西不置可否，米尼非便友好地把手搭在菲尔的肩上，问道：“要我给你来点什么吗，菲尔？”

“不，谢谢你。”菲尔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抬手看了一下表说：“我该走了。已经过一点了。”说着，他转向凯西：“凯西，我能带你一段路吗？”

凯西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很快她便恢复了常态，平静地说：“对不起，我已经答应送莱斯利他们回家了。”

“那么，再会。”菲尔伸出了手。

“再会。”凯西轻轻握了一下他的手。刹那间，她敏感地捕捉到了与另一只手相握时产生的那丝微小震动。这种震动更确信了她的直觉，她抬头看了菲尔一眼，他也在以同样的眼神看着她，于是，她相信这种震动他也能感觉到：也许，这只是一个开端吧。

菲尔转过身去了，米尼非与他一齐往门厅走去，凯西默默地看着他。他在门口停下了，对送他的米尼非说：“请代我向米尼非太太道声晚安，并且谢谢她，好吗？”

“当然。”米尼非拍拍他的肩，并替他拉开了门。菲尔下楼走了。

米尼非送走菲尔后，又穿过房间走到小酒柜旁。凯西依然站在那里，摆弄着手中的玻璃杯，神不守舍地望着门厅。

米尼非狡黠地看看凯西，问道：“嗨，你觉得他怎么样？”

“人很好。”凯西随口应付了一句，不再往下说了。

“仅此而已么？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有才能的作家之一。”米尼非没料到凯西只这么一句话，他原本还想借凯西夸赞菲尔时好好嘲笑她一番，这下让他觉得有些无所适从了。

凯西见状便随和地说：“好吧。他是你遇到过的人中，最好、最有才能的青年作家之一。”

“嗯，别用好话来应付我，我问的是你自己的感觉，不是让你帮我选职员，你不告诉我也可以，但你甭想瞒过我。”米尼非边说边望着酒柜底下，显然是在寻找什么。

凯西大笑着说：“你还是管好自己份内的事好，你要的作品还没见个影儿呢。”

米尼非的眼睛还在酒柜底下不停地搜寻着：“有趣的家伙。他会拒绝这个选题的。我觉得在我对他谈起这个选题的时候，他感到失望。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知道他感到失望。”米尼非突然钻到酒柜底下，在不大的格子里费劲地转动着他的脑袋，气喘吁吁地说：“我认输！一幢七层楼房九十四间房，可就是没有一把开瓶刀！”

莫名其妙的凯西这才明白他到底在找什么，连忙从别处找到一把刀子递给他，不让他再发牢骚了。然后，她又用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情望着门厅，嘴边挂着微笑，仿佛看见了夜色中匆匆归家的菲尔。